

韓國風雲人物

金大中的政治生涯

● 江澄格

韓國居於東北亞，夾於中共、俄國與日本三大強國之間，在地理上韓國更處在世界最大陸塊——亞洲大陸與世界最大海洋——太平洋的接壤處，它與日本、台灣、菲律賓、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構成全球戰略體系鎖鏈中，是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更與我國的生存息息相關。

最近南、北韓在黃海上爆發開火事件，正考核韓國人民處理危機的智慧，這次的海上衝突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是雙方長期精神處於對立緊繃狀態，所累積的能量引導的結果，一如台灣海峽詭譎多變的形勢相仿，它正像一面鏡子，值得我們反省。

經濟危機面臨考驗

自國父孫中山領導中國國民革命，在

亞洲建立了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後，開啓了亞洲平民革命之先河，同時啓發了亞洲各國對自由民主的嚮往，因而，有印度甘地不合作（Non-co-operation）反英運動之產生，菲律賓柯拉蓉透過選舉取得政權，韓國金大中歷經挫折，以不屈不撓愈挫愈勇的毅力，步柯拉蓉的後塵，登上了大統帥的寶座。

但他出不逢時，執任主政未幾即面臨積弊已久，瀕於崩潰的國內經濟危機，再加之突發的亞洲金融風暴，兩者相互激盪，影響所及使得韓幣迫於無奈，而不得不隨著亞洲經濟的惡化，匯率巨幅下滑。與此同時，又爆發了即將去職卻尚未卸任的金泳三大統領之子玩法弄「錢」的醜聞，於焉，韓國多年來奮發圖強，省吃節用所累積下來的經濟成果，轉眼之間俱已化

爲烏有。在國際上亦是負債累累，在金泳三政權末期，所隱瞞掩飾下來的經濟紕漏，也先後暴露出來，一一被媒體揭穿，顯然是韓國現代化過程中，經濟建設工程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崩坍陷落。

然而金大中卻抱持著他一向「不屈服、不認輸」的秉性，欣然從金泳三的手中，接過那隻已經被玩弄撞擊得殘破不堪、黯然失色、無從再高舉揮舞的權杖，坐上了「青瓦台」那張屬於元首專用，但僅祇有三支腳的大統領應居的大寶之位，並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勇往直前的氣概，無怨無尤地接上前任金泳三所遺留下來的，幾乎無法再靈活運作的政府機構。

罪過可惡罪人可恕

金大中以極其簡略的儀式，僅邀請了

南非的曼德拉、菲律賓的柯拉蓉等少數國際領袖觀禮，舉行完就職大典之後，驅車回到大統領辦公室，所批閱的第一件公文，就是整頓韓國金融體系的專案。目前韓幣止跌回升、股票漸趨上揚、經濟較之前趨於穩定，顯然地這就是他就任以來所創下的政績，正因為他能在政治上「死裡求生」的信念，所以在經濟上再又創下了「死而復生」的奇蹟，為韓國的經濟復甦營造了另一條求生圖存的生機。

金大中廣為韓國朝野與國際政壇所稱道的：就是在其就任之後，對於過去那些迫害於他的政敵，下過毒手殘害於他的殺手，完全以包容的胸懷，和宥恕的態度來對待，了無半點報仇雪恨的意念，毫無存心報復索債的打算，並且在接受新聞媒體訪問時，公開宣稱說是：「罪過固然是可惡，但罪人則是可恕」，表現以德報怨的胸襟，受到舉世的肯定。

因此金泳三的兒子雖然斂財被捕，但他本人卻並未像全斗煥一樣，被盧泰愚放逐，盧泰愚又被金泳三下獄，而成爲「下塔成囚」的第三人，反而被邀參加他的就職大典，成爲觀禮台上貴賓席裡的「座上客」，與全斗煥、盧泰愚並肩而坐，以致

在觀禮台上，出現了一幅在國際政壇上，是前所未見，現代僅有，將來恐亦難再，由四屆大統領因緣際會聚在一起的画面，但也是一頓令人難以常情理解，不易以一般觀點解讀的政治圖騰。

其實，新上任的金大中，之所以有此煞費苦心的安排，乃是讓全國百姓上民主的一課：政權並非是刀光血影、暗殺行刺、奪權鬥爭纔能獲得的。同時也昭告世人，他將拋棄以牙還牙的手段，以上賓待歷屆的大統領，營造政治的開明路線。

金大自朴正熙時代，就參加了體制外的政治活動，數十年來，政途曲折迂迴、崎嶇坎坷、對政治認識透澈、領悟體驗尤深，縱觀其一生，可謂是以血汗淚交織而成！

痛苦逆境成就偉人

韓國總統當選人金大中一生的歷程，可以說就是韓國現代史的縮影。

正如他揭櫫的口號「行動的良心」所暗示的。他的痛苦和逆境，榮耀與苦難，都曾與現代史並進同行。

金大中出生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六日（陽曆），是金雲植先生和張秀金女士的次

子，他的家族是距木浦約有三小時水上航程的荷衣島。

讀小學四年級的時候，他曾由母親帶往，當時屬於三大海港之一的木浦，就讀於當地的一所學校。

一九四三年在舊制木浦商業學校畢業後，金大中放棄升大學，進入一家由日本人經營的木浦商船公司工作，並在那裡迎接了韓國光復的到來。於是在日本人撤離韓國時，他被遴選爲公司管理人，以二十二歲的年齡展示了優越的能力，接著他又經營木浦日報，擴充了事業的領域。

就在此一時期，金大中接近由呂道亨領導的建國準備委員會，而成爲後來一直驅之不去的思想問題起因。金大中曾解析說：「當初建國準備委員會是由左、右兩派組成的，但是數月後，因左派得勢他就退出來了」。

六·二五韓戰，對金大中也是一大考驗，當時他因生活關係正停留於漢城，所以想盡辦法才渡過被炸斷的漢江大橋，以徒步走回木浦。金大中回憶說：「家已燒毀了，家族也失散了，眼前一片渺茫。」不僅如此，他又被扣上資本家、反動分子的帽子。與其它右派人士和軍警家族，一

起關進木浦監獄的大牢裡，在快要被執行槍決時，才從死神的手裡成功地逃出了地獄，度過了第一次死亡的難關。等到木浦收復以後，金大中又勉強重新恢復舊業，並以自己擁有的船隻組織，並擔任海上防衛隊全南區副隊長。

從那時起，金大中認為，「想要使天下健全必須政治正直」，他開始關心政治，並於一九五四年以無黨派候選人競選國會議員，結果落選，第一次挑戰失敗。

後來他加入了當時的在野黨民主黨，於焉正式開始踏上了政壇、步入「荊棘之途」「不歸之路」在政界時浮時沉。

人生低潮幸遇牽手

在選舉第四、五屆國會議員時，金大中因為在木浦得不到黨的提名，只好跑到人地生疏的江原道麟蹄出馬競選，結果還是連續落選。在遭受連續挫敗和傾家蕩產之時，他的原配夫人車蓉愛又突然去世，而就讀漢城梨花女子大學的妹妹，也因無錢住院而病故，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可說是禍不單行。就在此一時期，金大中歸依宗教，向天主教盧基南大主教受洗，他的教父是民主黨新派領導人張勉。

儘管他數度落選，然而金大中三個字則逐漸開始受到政治界的注目。一九六〇年十月，由於四·一九學生起義而誕生的民主黨政權，竟任命沒有當選過國會議員的金大中為發言人，而使他有發揮特長的辯才和靈機應變的機會。

一九六一年五月，金大中以此時獲得的知名度為基礎，再度參加麟蹄國會議員補選而當選，正如他以「三顛四起」當選總統一樣，國會議員亦復如此，也是經過「三顛四選」才當選的。

不過考驗並未終止，在他結束選舉回到漢城的那一天，就發生了五·一六軍事政變，未等他宣誓就職就開始了軍政。

在此最艱難時期，金大中認識了李姬鎬女士，並於一九六二年五月結為夫妻，開始成為「學生同志」再婚以後，金大中一帆風順，在軍政結束的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施行解嚴。第六屆國會議員選舉時，在家鄉木浦獲民主黨提名參加競選而當選，得到了盡情發揮才幹的機會。初次當選國會議員的金大中，在國會開幕以後，在最初的六個月中，曾十三度在全會中發言，追究朴正熙政權的弊政，攻擊的目標是經濟發展初期引進貸款過程中的秘密交易、

和剛開始成長的大企業集團的各種特權。有一次他為了妨礙多數黨的議事進行，曾不喝一滴水，發表了長達五小時十九分鐘的演說，阻止了在野黨議員拘捕同意案的表決。這是韓國議會史上空前絕後的紀錄。金大自在黨內的地位也徐徐提升。在一九六五年與一九六七年在野黨合併時，每次都由他來擔任發言人，並以僅當選兩屆國會議員的膚淺資歷，還擔任過政策委員會議長。後來金大中掌握黨權以後，果斷地提拔初選議員擔任發言人，也可能和他本身的這種經驗不無關係。

為民喉舌聲名大噪

以財政專家和在野黨喉舌活躍於政壇的金大中，經過一九七一年的總統選舉後，名氣更是扶搖直上。

在黨內競選候選人提名時，競爭對象是金泳三和李哲承，他們三人雖都是四十年代的人，但是金大中的勢力比起李哲承和受國會黨團主流派支持的金泳三，其實力實在是微不足道。在黨內和他屬於同一派的國會議員，只有金相賢一人而已。在這種情況下他竟出馬競選第一在野黨的總候選人，而當時他的組織，由剛剛三十

出頭的韓和甲之類人物擔任慶尚南道負責人等，簡直脆弱得十分可憐。

可是「金大中的人」從基層開始全面控票的精神的確驚人，在第一次投票中雖然敗給由柳珍山總裁及主流派所支持的金泳三，但在決定過半數以上得票者的最後投票中，卻受到李哲承一派的支持，轉敗為勝，以四十六歲成爲第一在野黨的候選人。

在總統選舉期間，金大中接連發表了以四強交叉承認確立韓半島和平。推動南北韓交流，廢止後備軍等劃時代的政策，而掀起很大的熱潮。他在漢城獎忠壇公園遊說時，因雲集百萬群眾，使朴正熙在選舉結束後，將公園的規模加以縮小。有人認爲，金大在一九七一年選舉時所提出的統一政策，曾由歷代政權逐漸採納。在盧泰愚政權時代成爲南北協議書的精神基礎。

然而，金大中也從此一時期開始，全面捲入了思想爭論的漩渦。

被人挾持長期軟禁

一九七二年十月朴正熙宣布十月維新，廢止總統直選制，金大中被指爲第一號

政敵，一九七三年八月發生金大在日本東京一家飯店被劫持的所謂「金大中被劫持事件」也因而鞏固了他所扮演「反維新的象徵」地位。

由李厚洛統率下的中央情報部強制劫持金大中的事實，在以後的許多證詞和調查得到了証實。金大在一九九二年的總統選舉中曾經表示：「罪過固然可恨，但是罪人可以原諒」。

無論如何，保全生命回到韓國的金大中，被警察軟禁於他的東橋洞住宅，與外界完全隔絕，默默無聞地渡過了七十年代的下半期。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朴正熙遇刺逝世，一九八〇年「漢城之春」來臨，金大中和金泳三、金鐘泌等，重新展開了政治活動，並再度決心問鼎總統寶座，可是又由於五·一七新軍部奪權發生政變，一切都成泡影。

同時金大中又牽連到所謂「金大中大內亂陰謀事件」在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他的罪名是在幕後操縱光州的民主化鬥爭，這是他所面臨的人生第三次生死關頭。

在最後陳述中，金大中說過「我雖將死去，但願在這塊土地，我是最後一個被

政治報復的犧牲者」，使整個法庭一時爲之肅然。

金大在監獄中，曾在「一張郵簡上寫了一萬多字的信，給他的妻子李姬鎬女士，這些信件後來編印爲「金大中獄中書信」出版問世，成爲大學生最喜歡閱讀的課外讀物，登上了暢銷書的榜首。

死裡逃生浴火鳳凰

不久，金大中的刑期先後從死刑、無期徒刑減免到二十年有期徒刑，一九八二年十月則把他送往美國。這是全斗煥政權急於改善和美國的關係而屈服的結果，也是金大中繼維新之後第一次在海外的流浪生活，他每天都靠看書、寫作、演講和座談打發時間。

一九八五年二月韓國第十二屆國會議員選舉前夕，金大中悄然返國，此刻正值被遺忘十餘年的「民主化熱望」徐徐在韓國民眾的心坎復甦，因爲剛好不久以前，菲律賓參議員艾奎諾遇刺身亡，他的安然歸國成爲裝飾，「時代周刊」封面的國際性話題，與金大中返國的同時，韓國吹起了新韓民主黨的熱風，韓國的政治軸心移向在野黨，金大中巡迴全國各地與民眾推

選的共同議長金泳三，一起展開了恢復總統直選制修憲鬥爭。一九八七年六月民政黨政權終於接受了金大中的要求。但是他和金泳三為推出在野黨單一候選人而進行的協商則宣告失敗。

在十六年來初次施行的總統直選中，金大中和金泳三，都遭受挫敗，輿論的矛頭特別指向名列第三的金大中，可是金大中仍然像一隻「火中鳳凰」又浴火重生了。在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的國會議員選中，由他領導的平和民主黨，以七十一席成爲第一在野黨。

經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一年的第一次成長期和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七年的軟禁、下獄、流亡期之後，又揭開了第三期。

一九九二年的第十四屆總統選舉，是金大中和換上執政黨外衣的他的民主化同志金泳三，進行角逐的一場戰鬥。當時金大中雖獲得八百四十萬票，因爲未能突破所謂「嶺南地域情節」再度飲恨。嶺南和湖南地域的一百八十萬票之差距的確太大，頓使頭上的光環盡失。

兩德統一激發信念

於同年十二月金大中宣布自政界隱退，退出政壇遠赴英國，過著自我放逐的生活，擇居在物理學家史帝芬霍肯教授家的前面。他曾經到德國去實地考察兩德的民主統一過程，過了一段算是優遊自在的日子，但也強化了他統一祖國的意念。一九九四年歸國後，成立了「亞洲太平洋和平基金會」，專心一意從事於研究工作，結果又再度被捲入政治漩渦之中再作馮婦。一九九五年第四屆地方選舉，結果在野黨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於是金大中公開向國民大眾致歉，並宣布受國民之託願重返政壇。

與此同時，金大中又創建了「新政治國民會議」，氣勢非凡不容小視，然而在四月十一日的全國總選時，卻被金泳三的新韓國黨所擊敗，真是一進一退，在政治漩渦中時浮時沉。

總選的敗北，反而是「塞翁失馬」最大的收穫就是獲得更多的經驗，作更深刻的反省，接受元老趙世衡的勸告，確認在野黨非整合聯結，則無以勝選執政。於是與自民聯金鐘泌合作，朴俊泰實力人物也加入陣營，相約爭取勝選，改革成內閣制。而執政的新韓國黨內部又鬧分裂，綜合

這些因素，使金大中大在驚濤駭浪中，贏了李會昌入主「青瓦台」。

關懷難胞不改初衷

金大中所標榜的政治目標，就是促進南北統一。

在上任不久，金大中就讓「現代」財團的榮譽董事長鄭周永，攜同耕牛五千頭、貨運卡車五百輛，經由板門店、越過停戰線，先後兩次北返還鄉，說是掃墓祭祖，實際則是賑濟因連年天災、糧食歉收民不聊生的北韓，與此同時，南韓紅十字會，也捐贈了數以萬噸計的糧食與肥料予北韓，並已裝船啓運發航。

然而就在這樣一個企盼了數十年的關鍵時刻，卻發生了北韓南派執行間諜任務的潛水艇，在完成任務後回航時，發生故障擱淺被俘，因之輿論嘩然，交相指責，但金大中則以：救濟的是北韓的鄉親父老，骨肉同胞，滲透的只是少數的武裝間諜共黨分子，不能因少數人的破壞，就放棄對北韓眾多袍澤的關懷而見死不救，並沒有影響到他對南北韓統一信念，雖然最近南北韓之間的海上風雲日緊，但是對金大中邁向統一的目標似乎影響不大。